青春

夏天的记忆

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伍轩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

我和她是在画室里认识的。那天上午，绘画班老师把她带了进来。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裙子，一件粉红色的唐老鸭上衣，腰挎一个毛绒绒的怪兽布包。她被安排坐在我旁边。她害羞地坐着，眼睛却不停地四处打转，好奇地打量着画室的一切。因为是新手，所以老师让她练习画线条。可她才画了一会儿，就学着我画起了桌子上的鸭梨。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天，她画的哪里是梨子，简直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小老鼠！尽管我的秘密行动很“隐蔽”，但还是被发现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却先“扑嗤”一下笑了。她在我耳边小声地嘀咕：“我画的可是老鼠鸭梨，吱吱……”

后来，我们渐渐熟悉了。惊喜的是，上下学我与她竟然一路！我越来越被眼前这个小女孩所吸引。在路上，她总喜欢和我分享故事，说她的老家有一只叫“大黄”的老狗，还说她的同学和她做游戏时多么多么傻。她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后脑勺上的马尾辫跳得老高了。

一天，在放学的路上，小女孩突然停了下来，神秘地问道：“热死了，是吗？”

“还不至于热死呢。”

“买冰棒去！”

“我没带钱啊！”

小女孩二话不说，扯着我的衣裳，朝小巷子飞奔过去：“我——请——客——”

周围的商铺像被扯成了一条一条的色带，迅速从我的视野里离去。地上的湿泥巴被她踩得吧嗒吧嗒地惨叫。菜农的吆喝声则与汽笛声杂糅成一坨，从我耳边飞速地向身后砸去。

小女孩停在一个店铺前，稚声稚气地朝里喊：“老——板——娘——冰棒！”这时，守店的老婆婆才从黑漆漆的老屋里冒出来：“里边去，里边去！”小女孩用脚踩了踩地板缝里的野草，甩着辫子蹦到里面去了。老婆婆拉亮电灯，屋里却仍黑乎乎的。头顶的风扇呼呼地转着。老婆婆很享受这样的环境，她摇着蒲扇倚在玻璃柜台上，嘴里“啊啊呀呀”哼着什么。小女孩不知又从哪里钻了出来，把一个冰冰的东西塞到我

的口袋里。忽地，她一跺脚，从身后掏出两张大纸——原来是美少女的大头贴。

“嘿，怎么样？好不好看？要不要来一张！”她踮起脚把两张纸在我面前来回晃。我被她的样子逗笑了，但还是硬憋着。她一眼便看出来我在笑，给了我两拳。“还笑我？有什么好笑的！”她纵身一跃，把一个贴纸粘在我的脸上：“叫你笑，老子赏你的！”

老婆婆微微笑了一下，摆摆手：“孩子们别闹腾了，两个冰棒五元。那贴纸就送你俩了，不要钱！”

“哼！”小女孩把脸撇向一边，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皱皱的钞票放在柜台上。

小女孩龇着牙，撕开包装纸，一口咬住冰棒。随后，她如将军一样踢着步子前进，我则像个小孩一样屁颠屁颠地跟在她后边。路上的行人仿佛都不见了，连汽笛声也消失了，小巷里好像就只有我们两人。对了，还有我们冒着白气的冰棒，还有脚踩着杂草发出的“沙啦啦”的声音。

“吃慢点，舌头都冻得像中了毒！”我看着她红红的小舌头说。小女孩眯眯眼，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又突地向前蹦去。一不留神，她又趁我不备，抓住我的衣襟，拽着我疯跑。她兴奋地唱着：“红伞伞，白杆杆……”

我们在路上分别。嘴里冰棒的香味扩散到我全身。她不知道，那是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夏天。

(指导老师:林日新 苏贤林)

回望

永不过期的爱

隆回县城西学校七年级290班 周子轩

那个暑假很炎热。一天，爸爸开始打点行李。看到这一幕，我知道，爸妈又要将我送回奶奶家了。我心中却并不情愿，即使这是一年中唯一能见到奶奶的时候。我慌忙地收拾好了行李，坐上了车。车窗外，高楼慢慢地变为小平层。我平静地感受着田野的气息，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奶奶家。

下了车，我注意到桌子上放着一篮糖。奶奶似乎消瘦了许多，但热情却很高涨。看见我们来了，奶奶热情地招呼我们，帮我们收拾好了行李。我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休息。奶奶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把那一篮糖递给我。我接过糖后，剥开一个吃了起来。奶奶看见我吃完后，一脸满足地走了。

爸妈走后，到了傍晚，发现

我的床铺还没铺好，我满是不满。这时候，我的肚子如刀割一般痛。我拿起糖纸一看，发现之前吃的糖果居然是过期的，我愤怒地走向奶奶房间。以前这个时候还在劳作的奶奶，今天却早早睡下了。我怒吼着让她送我回家。奶奶眼里满是惊恐，用满是老茧的手敲击着手机屏幕。

在回家的车里，妈妈告诉我，奶奶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那篮糖是因为我爱吃，奶奶很早就买好的。我听后，一滴滴悔恨的泪水顺着我的脸庞滑落。

多年后的一天，田野中，奶奶与我徜徉于麦浪之间，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奶奶又递来了一篮糖。我剥开糖纸，迎风吃下糖果，真是无比甜蜜。

(指导老师:王文艳)

照片里的故事

双清区韶陵中学231班 杨佳芹

午后的闲暇时光里，我躺在床上翻看着那本精致的相册。翻着翻着，指尖停留在一张照片上，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

照片上，一位慈爱的母亲和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趴在一张铺有印花床单的大床上。她们面前有一本故事书，母亲面露温柔疼爱的神色，女孩咧开嘴笑得灿烂。这是我和母亲的相片。

依稀记得，那时候还没有上一年级的我，酷爱故事书。可我不懂几个字，就整天捧着本故事书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身后，用稚嫩的声音撒娇道：“妈妈，妈妈！你给我讲故事嘛！”母亲对我的纠缠不休无可奈何，便答应我每天晚饭后给

我讲故事。

到了晚上，我总是早早地刷牙洗脸，然后拉着母亲上床去讲故事。整洁的房间里，只有母亲温柔的声音和我的嬉笑声在徘徊。听着母亲温柔的声音，我总会渐渐地进入甜甜的梦乡。这时，母亲就会小心翼翼地给我盖上被子，然后关灯、拎着鞋子走出我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小孩睡觉时的呼吸声了。

无数个这样幸福的夜晚过去了。如今，我已是一个大女孩，不会再让母亲给我讲故事了。如今，母亲的头上也已闪烁着白发。

幸好，这张照片留住了关于那时的美好记忆。

(指导老师:李光义)

成长

超越

武冈二中2218班 徐崇钦

“快来呀，爸爸，我在这里等你！”

响亮又清脆的喊声在空中飘荡。我靠在山路旁的栏杆上，一边等着爸爸，一边欣赏美景。

初秋的风吹来，吹干了我脸上的汗珠。树叶随风奏出了一曲清脆、柔和的乐章。放眼望去，天空蔚蓝，好似清洗过一般，在空中飘荡的白云宛如轻纱。这一切美景让我心旷神怡！不过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超越了爸爸许多级台阶，爬得比他快多了。

爸爸一直是家里的爬山能手。别看他身强体壮，一旦爬起山来，可是有使不完的劲。在我小学时，我常常盼着爸爸带我去爬山。他平时工作很忙，但每个月还是会抽出时间带我去爬一次山。那时，爸爸总是迈开长腿，在前面引领着我。小小的我，尽管步子快，但腿短毅力差，总会累得气喘吁吁，落在爸爸后面。那时，我便下定决心，以后总有一天我会超越爸爸！

上初中后，我的个子越来越高，体力也越来越强。今天来爬山时，我铆足了劲要超越爸爸，证明自己的实力。一开始，我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等爬到我们约定的第一个休息点时，我的双腿便开始酸痛。但看着紧跟我身后的爸爸，内心要超越他的执念开始鞭策我，斗志立即点燃。我拍了拍酸

痛的双腿，调整好状态，深吸一口气，向第二个休息点发起冲锋。

一路上，我的心跳加速，呼吸也逐渐急促。当我看到爸爸被我甩得越来越远，喜悦从我的心底渐渐升起。难道超越爸爸就在眼前？幸福就是来得这么突然！我来到第二个休息点，回头望去，发现爸爸已落后许多。看着下面好像只有“一粒米”大小的爸爸，我兴奋地喊道：“快来呀，爸爸，我在这里等你！”那一刻，胜利的喜悦和激动充盈着我的全身。

爸爸离我越来越近，我的目光也一直聚焦在他身上，从以前的仰视到今天的俯视。曾经，爸爸的步伐是多么的稳健有力。今天，我才发现他的脚步比以往迟缓了许多，头上的白发也依稀可见。顿时，爸爸因工作忙碌深夜回家的镜头、在电脑前加班工作的镜头、在厨房里忙碌的镜头……一一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是我第一次爬山超越爸爸，也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爸爸的辛劳与付出。我既开心又内疚。一首歌涌上我的心头，那是筷子兄弟的《父亲》。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抬头有尘埃落入眼中。

望着追上来的爸爸，我笑着说：“爸爸，在这里休息一下看会风景吧，待会我们一起登上山顶！”

(指导老师:王雪莲)

感悟

书法的魅力

邵阳市五中494班 唐子珺

那天，爷爷带我去书法博物馆。

我心情凝重，毕竟已好久不曾接触书法了。可当我踏进那充满历史气息的展厅，我不觉惊了。偌大的展馆中，一张张跨越千百年的文物呈现于我眼前。我上前一步，再近一步，那些书法作品隔着玻璃与我撞了

个满怀。看真切了，那作品，或大气磅礴，力透纸背，使我收获无穷的力量；或柔润细腻，也别具风采。

我将目光聚集于那些书法作品的笔画上：那横，恰似将军作战沙场之戟；那竖，刚直不移，颇有竹之风范；那撇捺、转折，灵动

婀娜。从那张张书法作品上，我竟透过千山万水，看见了作者挥就它时的样子。刹那间，我又看见时代的大河中浪花滔天，有一群人正挥动他们那如椽之笔……我不免痴了，以往任何一次陶醉于笔墨，都没有这样的收获。

回到家，窗外忽起小雨。我聆听那大自然中奇妙的鼓点，拿出好久不用的钢笔，开始酝酿。

“吃饭了。”妈妈喊。

“好，等我练完这一页字！”

(指导老师:戴紫芬)

的，就像这树梨花苞一样，静静地听着风声雨声，竭尽一切努力吸收养料。在此过程中摒弃一切杂念，等候花期。不过，每个人所需的养料都不尽相同。像我知道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但我也于此挣扎。我想成为造型师，所以嘛，我不会管别人如何对我指指点点。向着梦想出发，就行了。”

听了柳姐的一番话，我有了醍醐灌顶之感。我不再追求外在美，而开始全神贯注地追自己的梦想。

去年夏天，柳姐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听说，她前不久在系里举办的美妆大赛摘得了桂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所谓“臭美”，也不过是一种生活态度。

(指导老师:阳志坚)

观察

爱“臭美”的柳姐

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学八年级272班 欧阳宇

有个“臭美”的姐姐是什么样的体验？说到这里，我可有太多话要说了。

邻居柳姐读高中时，学习什么的一般般，但化妆打扮却是一顶一的好。她的父母经常恨铁不成钢地说：“如果你这打扮的心思放学习上，年级第一都要被你收入囊中。”柳姐早对他们的言论产生了免疫，只玩笑着说：“那这么说，我以后做顶尖造型师也是很容易啊，就不给那些学霸压力了。”

说起柳姐的“臭美”，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次和她出去玩，总要等她洗好头发，沐浴一番，而后再化妆打扮。一套流程走下来，两三个小时就溜走了。去逛服装店，她总是先把顺眼的衣服挑出来，少说也有十来件，一件一件往身上套，旁人看着都嫌累，她却乐此不疲。拍照就更别提了，往往拍上一百来张，能博得她喜欢的不过三四张；而且经P图一套功夫，往往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

这个年纪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往往越是三令五申禁止的事，对他们仿佛更有吸引力。但柳姐算是一个奇葩，你要说她叛逆吧，可她在学校里素面朝天，规规矩矩。并且她的衣服及化妆品所需花费的钱，都是她写网文得来的，当然还有她的压岁钱。说起柳姐写的网文，那也是堪称一绝，不仅文笔剧情俱佳，且柳姐作品中传递的正能量也是十足的。言归正传，你要说她叛逆，那些大人可就不同意了。大人眼中的乖小孩，往往都是所谓朴实无华、成绩优异的“别人家的小孩”。而柳姐十分有个性，从不在意邻里街坊对她的指指点点，十年如一日琢磨着打扮一事。

等到我步入了青春期，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外貌，由此平添不少烦恼。我将烦恼告诉了柳姐。柳姐看着院外满树的梨花苞，一边指给我看，一边说：“现在的你就像这树梨花苞，还没到盛开的时候。所以你要做

花瑶大剧场

郑国华 摄

青少年文艺

QINGSHAONIANWENYI